

# 近年来江南地区昆曲演出及研讨活动述评

■ 郑锦燕

昆曲发轫于苏州昆山,深深植根于江南的文化地理土壤之中,继而从江南影响到全国,确定了其“百戏之母”的地位。然而在20世纪,唱腔流丽悠远的昆曲曾在京剧和花部的冲击下,逐渐走向低迷。1986年文化部成立了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2001年5月18日,昆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近年来,昆曲的影响不断在加大,古老的昆曲在新世纪翻开了暂新的一页。本文就近年来江南地区的昆曲演出及学术研讨活动做一粗略述评。

在昆曲演出方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继承传统与大胆创新成为昆曲传承和发展的两条路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顾笃瑛导演的《长生殿》和田沁鑫导演的《1699桃花扇》。

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成为近年来中国戏剧界影响最大、最引人关注的事件。该剧由苏州昆剧院和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等海内外文化精英诚挚合作,精心打造。该戏的整编原则是“只删不改”,力求更好地体现汤氏原作的精神。与传统《牡丹亭》的表现手法不同,青春版《牡丹亭》以青春的梦想和故事为主导,由靓丽俊雅的青年演员来挑大梁,而将观众定位为有文化的青年人为主体,全面打出“青春牌”,充分表现了这部改编昆曲的现代感和时尚感。纯正的昆曲婉转唱腔和优美表演,与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和刺绣艺术完美地统一在抽象写意的舞台上,优美动人的音乐和现代意境的灯光结合在一起,凸显了昆曲表演的极致美感。剧中一批青年演员在汪世瑜、张继青等名师悉心培养下,脱颖而出,引起广泛关注。该剧于2004年4月以及5月份相继在台湾、香港首演,又在澳门、上海、北京、杭州、苏州、佛山、深圳各地及北大、南大、南开、复旦、同济等高校演出,所到之处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追捧,掀起昆剧一阵阵的热潮。温家宝总理亲笔为苏州昆剧院题词“姹紫嫣红牡丹开,辰辰美景新秀来”,并给该剧演员写来了亲笔信。

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利用名人效应,通过商演的市场运作形式,走出了昆曲保护与创新的新模式。尤其是她走进高校,在中国大学生中产生的轰动与影响,培养了大批欣赏昆曲青年观众。同时,青春版《牡丹亭》的访演,为昆曲艺术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关注,是一次中国文化积极“走出去”并打入西方主流社会的成功实践。

而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的排演,同样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2007年5月29日,准备6年、制作3年的全本《长生殿》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隆重首演。这是该剧三百年来首次全本演出。《长生殿》原来约仅有九出传统折子戏,但这九出戏都是昆剧的核心折子戏,可以称之为传统艺术的“经典种子”。从演出效果来看,新创排出来的部分和原来的传统的九出核心折子戏经过整体提升和糅合,浑然一体,并呈现出一股新意。这种旧瓶装新酒重新勾兑的方法,体现了“传统而不拘泥、现代而不时髦、表演占据主体、内容重于形式”的创作原则。《长生殿》的创排经验,也为昆剧在整理改变传统文本和做大原有零散经典折子戏方面提供了有益经验。

近年来,江南地区昆曲新编剧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代表性的新编剧还有上海昆剧团的《一片桃花红》、《伤逝》,苏州昆剧院的《西施》、浙江省昆剧团的《公孙子都》等。这些剧目,有的就明说是青春版新编剧,有的却犹抱琵琶半遮面,标榜自己“比传统还传统”,不过本质都是新编昆曲。这些新编剧大多排场宏阔,情节紧凑,布景真实,灯光和音响效果讲究,导演手法新颖,焕发出鲜明的现代精神色彩,给人以强烈的视听感受。

上海昆剧团堪称新编剧的急先锋,近年连续推出了多部新编昆曲,其中《班昭》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自2001年首演以来,演出近80场,观众累计达5万人次。《一片桃花红》取材于钟妖妍与齐宣王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新、人物新、唱腔新,趋新而不离旧”,服装精致、舞美豪华、音效震撼,号称“青春昆曲”、“彩绘昆曲”,吸引了许多青年人的目光。《伤逝》则开了昆曲小剧场实验剧的先河,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讲述的是民国时期一段凄凉的爱情故事。这部昆曲本身就是一出现代戏,没有水袖,还使用了一些西洋乐器,融入了大量音乐剧和话剧的元素。这部戏得到了年轻人的热烈响应,当然很多人批评该剧缺乏“昆曲味”。

上昆还在实际的演出操作中更进一步放大了“传统节庆”这个概念。如尝试着做了“七夕情未央”的系列演出,围绕“七夕节”这个概念,推出了表现古代爱情、有喜剧元素的《墙头马上》、《风箏误》。2008年的“元宵”佳节推出最具喜剧元素的《风箏误》,这部戏突出一个“闹”字,以配合“闹元宵”的概念。突出传统的剧目、传统的环境、传统的节日,把昆曲演出无形中包裹在传统文化的整体氛围内,赋予它更多的文化意味,以提升昆剧的

影响力。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昆剧艺术节，迄今已经在苏州举办了四届，回顾历届演出剧目，可以窥见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昆剧演出情况与热点。

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2000年3月31日至4月6日）上演的剧目包括江苏省苏昆剧团的《花魁记》、《钗钏记》、《长生殿》，上海昆剧团的《牡丹亭》3本，北方昆曲剧院的《琵琶记》，江苏省昆剧院的《桃花扇》、《看钱奴》，浙江省京昆艺术剧院昆剧团的《西园记》，浙江省永嘉昆曲传习所的《张协状元》，湖南省昆剧团的《荆钗记》以及日本昆剧之友社、台湾联合昆剧团、香港顾铁华等演出的传统折子戏。这些剧目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昆剧艺术在当代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在搬演古典名著上让人再次感到经典剧目的不朽魅力。

第二届中国昆剧节（2003年11月15日至22日）的参演剧目有北方昆剧院的《宦门子弟错立身》、江苏昆剧院的《朱买臣休妻》、上海昆剧团的《班昭》，浙江昆剧团的《暗箭记》。此外中国戏曲学院、苏州昆剧院、湖南省昆剧团、永嘉昆曲传习所等都演出了精彩节目。

第三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于2006年7月5日晚于昆山大戏院拉开了帷幕。本届昆剧艺术节，共有来自全国7家昆剧院团的8台大戏作为正式参演剧目相继上演，其中新创剧目有上海昆剧团的《一片桃花红》、浙江昆剧团的《公孙子都》、湖南省昆剧团的《湘水郎中》，传统整理改编剧目有北方昆曲剧院的《百花公主》、上海昆剧团的《邯郸梦》、江苏省昆剧院的《小孙屠》、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西施》、浙江永嘉昆剧团的《折桂记》。此外还有香港京昆剧坊的《武松与潘金莲》，台湾昆剧团的《风筝误》，台湾兰庭昆剧团的《狮吼记》。其中的《邯郸梦》是2005年在文化部的大力资助下，上昆挖掘整理的优秀传统剧目。该剧根据汤显祖《邯郸记》缩编，充分吸取原著精华，全剧古朴典雅，以亦庄亦谐的笔调，借梦境揭示人生际遇和社会百态。2007年《邯郸梦》参加第八届中国艺术节获得“文华剧目奖”，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该剧主演计镇华荣获“文华表演奖”及“最受观众喜爱演员奖”。

第四届中国昆剧节（2009年6月18日至26日）上，北方昆剧院的《西厢记》，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长生殿》、《牡丹亭》，江苏省昆剧院《1699桃花扇》，上海市昆剧团的《紫钗记》，中国昆曲博物馆的《玉簪记》，浙江昆剧团的《西园记》等众多精彩剧目陆续登台展演，充分展示近年来昆剧的崭新风貌与艺术成就。

综上，这四届昆剧节汇集了昆剧几百年来经常上演的经典名剧，集中展示了昆剧深厚的文学底蕴和艺术魅力，同时很多剧目在当代艺术家们的精心

改造下，具备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近年来，江南地区的昆曲理论研讨活动也颇为繁荣。其中，以中国昆曲中心在苏州举办的汇集了海内外昆曲界的专家学者的中国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代表。

2003年，由中国昆曲研究中心、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首届中国昆曲学术研讨会于苏州昆山市举行，提交的论文有的从昆曲历史的分析入手，论证其前途的发展；有的直接探讨昆曲这份遗产如何确认、如何保存的问题；还有当地主管文艺的负责官员对于近年来为振兴昆曲、保存遗产所做的实事的汇报，如高福民《努力构筑保护、弘扬昆曲遗产的新格局》。

第二届中国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4日至7月7日在苏州市图书馆举行。70余名海内外专家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其中40篇论文进行了大会发言交流。在为期三天的会议研讨中，与会代表围绕昆曲声腔、昆剧本本、昆曲史论、昆曲的保护传承、昆曲的民间流传以及苏州昆曲现象等六个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创意的见解和观点。

第三届2006中国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讨论内容比往届更广泛、更有深度，参与的专家、学者更多，讨论气氛也更加热烈。第一场论题“《十五贯》与昆曲遗产传承”是配合“纪念昆曲《十五贯》进京演出50周年纪念大会”而设立的，围绕着此论题，海内外专家们回顾了被《十五贯》“救活”了的昆曲所走过的道路，深入探讨了昆曲传承等问题。会议还涉及了昆腔曲唱与曲律、昆曲史论、昆曲文献整理研究、昆腔传奇研究、昆曲舞台搬演、昆曲遗产的保护与弘扬、昆曲传承与流播等内容。特别是会上还探讨了昆剧人才的培养以及改编昆曲的问题，这对未来的昆曲工作将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第四届中国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5日到9日在苏州三元宾馆举行。来自两岸四地日、韩等国的专家学者40余人应邀出席了本届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设立了7个议题，即昆曲声腔、昆腔传奇、昆曲舞台扮演、昆曲史论、昆曲与文化、昆曲剧目建设以及昆曲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与前三届研讨会相比，本届会议的议题更多地表现了对戏场实践的关注，近年出现在昆剧舞台上的新编剧目成为新的讨论热点。

第五届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昆曲发展史研究、昆曲剧本研究、昆曲声腔研究、昆曲表演艺术研究、昆曲文化研究、昆曲传承与遗产保护6个主题展开探讨，与以往几届昆曲学术研讨会相比较，本届研讨会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少专家学者对昆曲的研究内容打破了以往仅仅停留在文本研究的层面上，而更注重把目光转向昆曲表演的舞台和出现场的情况。很多学者从舞台表演的全新角度对

## 剧作家

昆曲进行更为贴近演出现实的分析和探讨。同时,本届昆曲研讨会吸引了众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学术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国际化特点愈加明显。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奥地利、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20多位昆曲学术研究者参加了会,这些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昆曲研究,相互切磋交流。此外,很多年轻面孔的出现彰显出昆曲保护传承学术研究后继有人的喜人局面。

综观历届中国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还能从中看到关于昆曲研究的各个层面均得以进一步拓展,昆曲史论、昆曲声腔、昆曲文本、保护与传承、改编与翻译、民间流布等问题已经涉及昆曲发展的方方面面,显示了学者们宽阔的学术视野。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近来昆曲研究的新趋势与新动态:

一是研究越来越注意到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关注昆曲在新时期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这与一般意义的纯粹意义的学术研究略有不同,显示出了在昆曲日益受到关注的形势下,学者们自觉调整研究方向,力图面向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以更好保护和传承文化传统的可贵努力。这些课题不仅触及演员的培养、观众的培育、剧本的编辑乃至于剧场的调整等具体问题,而且还结合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措施和办法,它们对昆曲的保护和传承也不乏借鉴和启迪。

二是有些昆曲研究者充分考虑昆曲自身的特性,大胆借鉴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其它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更新戏曲观念、开辟文献来源新途径、拓展学术研究空间等角度出发,自觉进行了研究范式的更新。戏曲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文艺形式,于消遣娱乐、抒发情感之外,还承担着祭祀、节庆、交际、教育等诸多社会功能,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可以说,一部戏曲史同时也是一部极为丰富的中国文化史。随着戏曲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文本的文学式分析,开始将戏曲置于一个大的文化场中进行观照,以大戏曲学的眼光对戏曲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着眼于其与戏曲发展演进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对昆曲自身文化内涵的挖掘,比如对中国古代家乐戏班、舞台剧场、优伶乐妓、表演导演、戏曲观众、宫廷戏曲、地方戏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对昆曲外在文化生态环境的研究,比如对昆曲与中国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宗教信仰等关系的研究等。既有对其内在体制、特性的精细研究,又有对其外在在文化生态环境的深入开掘。

历次研讨的热点问题是有关于昆曲的定位问题。其实这也是关于传统与创新问题的激烈讨论。一种观点是昆曲作为古典艺术的审美范式,应该界定为“博物馆的艺术”。就像日本的能乐,基本保存了古代的形式,观众也极有限,而日本仍旧将其

作为古老的艺术而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有的学者认为艺术发展总是遵循着由俗而雅的一般规律。粗糙俚俗的旧昆山腔在它的演进过程中,通过吸收消化唐宋词乐、元曲以及南戏其它声腔的优秀成分而渐臻于精致规范,成为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曲乐艺术,同时也迎来了它向上发展的顶点。完美的东西是难以再有所改进和提高的,换言之,雅化的过程是不可逆向行进的。很多专家学者对当前热闹的新编昆曲颇有微词,认为新编剧不是昆曲,鉴于目前的形势,老一代艺术家越来越少,昆曲艺术的许多精华也随之纷纷流失,必须先抓抢救和保护,缓谈发展与革新。昆曲的保护与传承应着眼于对现存折子戏的保护传承,着眼于原汁原味昆曲表演范式的保存,对观众及市场的迎合,任何革新只能是让昆曲更快的走向衰亡。“首先必须把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作为前提,都要以有利于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根本。”这样做,与以抢救、继承为手段,改革、创新为目的这一操作程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确立应有的昆曲文化观,看不到昆曲的学术性、历史性、文物性和不可再生性,就会使昆曲丧失其巨大而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古典形态。”认为那些改变美其名曰为抢救保护、改良创新,但是其中却不少实质上是在制造昆剧的危机。就舞台排场而言,华而不实、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大大破坏了戏曲艺术表现虚拟象征性的基本原理。有的只是呈现场面大、道具多、演员多,也破坏了昆剧歌舞乐融而为一、一场一套曲的基本体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继承要与发展结合起来,昆曲只有创新,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要求,昆曲要走市场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存活下来。一些学者认为昆曲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如何创新,创新的步骤却是要费思量的。正如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就说:不可能把我五十年前学的昆曲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在,我认为它必须在原有的本体的基础上加进现代因素,所谓的现代因素的话我理解比如讲现在的声、光、电,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等等,都是属于现代因素,因为现在的观众是21世纪的观众,不是18世纪的观众,所以你不考虑这个时代因素不现实。”一些学者认为昆剧的体制规律才是该受到传承与推广的重点。能在保留昆剧原有的体制规律与艺术原理的前提下,再汲取现代艺术理念,运用现代剧场设施,赋予昆剧新的生命力使其能扎根传统并大胆创新,名符其实地传承而得到很好的发展才是今日昆剧应走的正途。关于创新的尺度问题,一些人认为,回归昆曲的文化品格,尊重昆曲自身的艺术规律,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保持昆曲的审美特征和写意风格。

学术的匡正与历史的眼光,总会与现实的生存存在距离,昆曲的发展至今仍然在保护与创新上存在着激烈的争执,创新与保护,实际都成为两种对峙观念。

见习编辑 姜艺芝